

王清平 著

素日不健



平著

麦田飞雀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麦田云雀 / 王清平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251-0

I. ①麦…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342 号

书 名	麦田云雀
著 者	王清平
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王娱瑶 丁小卉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50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251-0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牛青山还没爬出马兰花肚子时，牛得草就怀疑他是个杂种。马兰花根本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牛得草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心眼儿。

牛得草是个山东跑江湖的卖货郎。开始在苏北泗洪县城青阳镇做个小买卖，工商业改造中连同街上其他的小商小贩一起被扫进了商业合作社。从此挑着货郎担，手摇拨浪鼓，从县城往乡下跑着卖货。后来从县城发配到石集公社商业合作社，又从石集公社发配到乱庄大队开代销店。几乎三五年就搬一回家。在别人眼里，牛得草有点像谜。搬到乱庄，牛得草开始没有多想，还美得屁颠颠的哩，因为乱庄人多，需求旺盛，生意肯定好做。他在乱庄村头搭房破窗开个代销店。既做行商，又是坐贾。平时代销店由马兰花看着，牛得草早出晚归，武大郎卖炊饼似的，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早晚住回店里。代销店一时间算是乱庄一个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一个话题中心。但是，乱庄，顾名思义，乱。乱庄之乱，方圆闻名。一是姓乱，张王李赵，朱马牛羊，一庄几百户人家就有几十个姓，差点赶上百家姓了。见面你我他，桑树挂棒槌，八竿打不着。二是乱性。因为姓乱，似乎只有男女性别，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乱性就很正常。乱庄的人没有血缘伦理管束，能不出事！乱庄的饮食男女几乎天天上演性乱活剧。一乱就杂。DNA 一下，乱庄的孩子许多杂种。有的不用 DNA，一看长相就知道是哪个种。马兰花在乱庄怀上牛青山，想叫快五十岁的牛得草不小心眼，难！

马兰花生下青山时，牛得草刚好挑着货郎担回到乱庄。听说生了个儿子，牛得草当然高兴。五十岁的老男人意外得子，哪有不高兴的理儿！但说牛得草小心眼，一点没错。对着还没睁眼的小青山端详来端详去，想在小人

的五官上找到自己的模样。令他非常失望，青山轮廓模糊的五官就像是葫芦上的儿童画，根本看不出特征，更不像牛得草那样瞎了一只眼睛。牛得草嘴上没说什么，该怎么服侍马兰花坐月子就怎么服侍，但心里一直担心青山不是他的种。乱庄人嘴杂，牛得草越怕什么他们越戳他的疼处。有说青山像牛得草的，牛得草听了心里像喝了蜜似的；有说青山像马兰花的，牛得草听了心里还算平静；有说青山既不像牛得草也不像马兰花，牛得草就犯嘀咕，揪心地问：“像谁呢？”有促狭鬼就占便宜说像他，也有居心不良的人说像某某某的。总之，牛得草非常纠结。

熬到青山百天，牛得草想讨个彩头图个吉利，把拨浪鼓、算盘、账本、针头线脑、铅笔橡皮扔了一柜台，然后抱过青山，放坐在柜台上，让青山伸手去拿。据说拿到什么东西就代表青山未来能做什么。青山奔出娘肚才一百天，哪里懂得牛得草的心思，伸出左手拿起一块橡皮就往嘴里送。牛得草上去夺下橡皮，心想，这家伙饿死鬼托生的，长大一定是个吃货，没出息。青山又伸出左手就近拿起一支铅笔，还是往嘴里送。但铅笔横着，怎么能送进嘴里呢？这小家伙长大肯定是个笨蛋。牛得草又夺下铅笔，对马兰花说：“青山长大肯定是个秀才。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老牛家祖祖辈辈好像还没有秀才。”马兰花说：“要是秀才，那不就错种了吗？”牛得草心尖让针挑了一下。突然，他又发现青山继续伸出左手去抓远处的算盘，心头一阵惊喜。怎么青山三次出手都是用的左手，难道也像自己一样是个左撇子？如果说越来越清晰的五官日益坚定了牛得草对自己亲儿子的信心，那么百天抓阄的三次左手就彻底扫除了牛得草心头的阴霾。牛得草抑制不住兴奋，把橡皮铅笔和算盘一次又一次地塞进青山的右手里，橡皮铅笔一次次地掉落在柜台上。算盘太重，青山拿不动，正常。而橡皮铅笔却也从青山的右手滑落，就有点不正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青山右手的握力不足，根本赶不上左手。由此证明，青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撇子。牛得草抱起青山亲了又亲，高声喊来马兰花：“哎，青山也是左撇子，是俺的种，错不了了！”

马兰花眼泪涔涔地说：“好种出好苗，孬种出癞葡萄。除了不独眼，你看青山还有哪点不像你？！”

从此，牛得草对青山百倍疼爱，万般恩宠。撮在头顶撒尿，抱在怀里拉

屎。屎尿都香都甜。谁动青山一个指头，他就跟谁翻脸；谁对青山言高语低，他都不让。青山稍稍硬实一点，断了奶，再走村串户去卖货，牛得草就卸下一头货郎担，换成一个筐篓盛儿子。一头货郎担，养家糊口的商品；一头儿子，传宗接代的香火。身后跟着一条秃尾巴黄狗。哦，那条黄狗是他在卖货路上捡的，精心寡意喂它，本想指望它看家护院的，不料它见到同类不是夹起尾巴逃跑，就是就地打滚讨好。牛得草看不惯它夹起尾巴做狗的样子，举刀砍掉它的尾巴，让它再也没有尾巴可夹。因此，它也就显得比拖着长尾巴更精神了。

牛得草头戴礼帽，左手摇着拨浪鼓，肩上是长长软软的紫檀木细扁担，扁担两头仿佛担着日月希望，闪闪悠悠走在洪泽湖畔的乡村之间，成为洪泽湖畔乡野里的一道风景，给乡村社员带去些许的满足和开心。青山就在牛得草的货郎担上一天天成长。

牛得草受到乱庄之乱困扰，只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落脚，就借着走村串户卖货物色新家。那天，他头戴一顶黑色礼帽，一头挑着青山，一头挑着货郎担，操着一嘴俚腔俚调，出现在离乱庄十多里外的石圩东圩门外。此前他从未到过石圩，石圩应当不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手摇拨浪鼓——叮咚咚，叮咚咚，叮咚，叮咚，叮叮咚……还没进村，哪知道牛得草就让石圩一帮顽皮的孩子团团围住。那帮孩子稀奇地跟着牛得草奔跑。有的要夺他的拨浪鼓，有的扯着货郎担，有的手端红缨枪顶着他的后脊梁。青山在那帮孩子的拉扯下死死抓住筐绳，害怕得要死。那帮孩子把牛得草当特务押进村里。牛得草哈哈大笑，夺下拨浪鼓，甩掉那帮孩子，往庄圩圩子里走去。听到牛得草的拨浪鼓响起，石圩庄圩里的老人从土瓮底找出一双破鞋底，小媳妇从泥梳妆台下翻出一团青丝，小孩子从床底拖出破旧书本，寻声跑向牛得草，扯着货郎担换包网子换小糖换泥哨。牛得草取出小马扎坐下来，一会吹一个糖人，一会捏一只泥哨，一会取一个包网子，一会卖一贴针一团线，小本生意忙得不亦乐乎。卖一件商品，无论大小，牛得草嘴里都能唱出一段歌来。那歌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商品的用途和好处。有的歌词很像情歌，甚至像荤段子，唱得小伙子开心，小媳妇脸红，小孩子纷纷仿效。当时，青山爬出筐篓，就在附近独自和秃尾巴黄狗玩耍。他挠狗的脖子，狗舔他的屁眼。他拍

狗的脑袋，狗扯他的衣襟。他拽狗的舌头，狗挠他的脚心。不管石圩的大人小孩怎么逗他，他都只与秃尾巴黄狗玩，不敢跟人玩。整整一天，牛得草没有走出石圩的庄圩。傍晚，牛得草才欢天喜地地从西圩门走出——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懂行的人一听明白了，这个摇着拨浪鼓的牛得草那天的小本生意火了，肯定大赚了一把。那拨浪鼓点告诉人们说：今儿今儿真高兴，高兴，高兴，高高兴！

这个名叫石圩的村庄因世代居住着一个石姓家族而得名。何年何月，石姓人家从零星的茅屋土舍里聚拢成一个村庄，筑台群居，形成了一个庄圩，无从考证。石圩的庄圩是一个方圆不到半公里的正方形大土圩子。它的形成恰似长城的形成一样，既有抵御自然灾害的原因，因为洪泽湖承接上游来水，十年九涝，稍不留神就会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更有对付人祸的原因，因为当地百姓千百年来一直想过个太平日子，但几乎没有过多少太平日子，不是兵荒马乱，就是土匪横行，一不小心就会遭抢挨打。庄圩很好地抵御了天灾人祸。以至于石圩人传说自己的庄圩其实不是筑在地面上的庄圩，而是由一只巨大神龟背来的坚不可摧的一座城堡。神龟背负着石圩的庄圩从东海游到洪泽湖西岸，看到这里风平浪静，水草丰美，鱼虾成群，就驻扎下来。水涨船高，无论洪泽湖水怎么起落，石圩的庄圩永远都飘浮不沉。石圩的庄圩下面有没有神龟，谁也没见过。石姓人却坚信不疑。如果不信，请看庄圩西圩门外的那一擎天石柱，就是神龟高昂的颈项头颅。它高高矗立在石圩西圩墙的墙垛上，仿佛一柱华表，直插苍穹，肃穆威严，又好像《红楼梦》里的那块顽石，幻化出一段段警世奇缘，把石圩这个小村庄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哪是什么擎天石柱，就是一个石头凿成的巨大阳具。传说带着美好愿望，不足为信。但有一点却是史实：石圩曾数十次遇上土匪袭扰，都不曾破圩。外圩姑娘喜欢嫁给石圩男人，外圩男子喜欢结交石圩朋友，图的就是急难险峻时有一个逃灾避难的安身之地。每有匪警，周围村的百姓都会带上金银细软，鸡猫狗种，拖家带口躲到石圩这个圩子里躲难。但是，在一个宁静的晚上，石圩人听到一声巨响，接着看到一道白光直冲上天，脚下的庄圩仿佛变成一片漂浮在水面上的木排剧烈摇晃。原来是西圩门外那个擎天石柱轰然倒进了圩沟里。第二天，石圩的土圩子就被当地湖匪头子老魏三

血洗了。一时间土圩子里血光冲天，鬼哭狼嚎，死人多达七十二口，绝户二十多户，本来石姓绵延不绝的五个房头人家绝掉两个房头，还有一个房头只留下一个孩子存世。这一事件可以在《泗洪县志》中找到。解放后进入二十世纪中叶，石圩的土圩子失去作用，渐渐废弃，圩墙拆了，圩沟淤了，圩门平了，仿佛成了一处古城堡的遗迹。传说中高高的土台子与圩外的农田相比似乎也高不了多少。那个神物阳具般的石柱的确是有的，什么时候从圩沟里爬上来矗立在颓圯的西圩墙垛上的，几乎无人知晓。有人说，那个阳具般的石柱是为警示石圩乱性男女才自动爬出来的。

牛得草走出石圩不久，又先后到石圩几次。又与那群孩子相遇，还是那一套，把他当特务捉进庄圩里去。牛得草根本没往心里去，感觉石圩人心真齐，生意真好做。更重要的，牛得草以为，石圩一色姓石，不会像乱庄杂姓那么乱。不乱就安宁，就有好日子过。

有一次，牛得草把青山放在家里，挑一货郎担东西，没摇拨浪鼓，没喊叫卖，一头扎进生产队长石大虎家。石大虎一听他讲话卷着舌头，鸟语一般好听，似懂非懂，感觉很好玩，就揪住牛得草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给他唱推销商品的段子。牛得草就唱：“五香大料，做菜少不了。又能熬鱼，又能烧肉，又能搓萝卜干子，又能腌酱豆。”牛得草唱完了，石大虎还要让他唱。“你把俺迁到石圩来开代销店，俺天天给你唱！”牛得草把一货郎担东西卸给石大虎家，又与他叽叽咕咕了半天，满心欢喜挑着空货郎担走了。

又过几个月，牛得草就在石圩的西圩门外盖起了三间堂屋两间锅屋，举家移民到了石圩。那年，牛青山五岁。

2

搬到石圩的第一天，石圩老老少少赶集似的拥进牛得草家，仿佛动物园突然来了一窝熊猫，人们争相观赏。牛得草一家四口一时不知所措，紧张兴奋得要命。

石圩人一看，嘿，这家人像一群怪物，真稀奇。

男人牛得草精瘦，瘦得猴子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瞎掉的那只眼



瘪进去，塌了小半边脸，像硬生生砸进一颗黑铆钉，根本不像是胎带的瞎眼。睁着的那只眼却又贼亮，像装进一只灯泡。弄得一张脸像戏台上的两面人。一阴一阳，一善一恶，一忠一奸，一智一愚。如此两极人性却又双面绣般地出现在同一张脸上，叫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又都不舒服。那只好眼见人就笑，笑起来就水汪汪的。但因为瞎掉的那只眼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始终不予配合，因此，牛得草那只笑着的眼睛就显得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甚至别有用心。石圩人看了，既好奇，又有点恶心。

女人马兰花却是个聋子。石圩人从她和她丈夫说话中很快知道她是个聋子。因为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丈夫说话，还答非所问。不错，马兰花的确是个聋子，而且她的耳聋似乎更不像先天的。俗话说，十聋九哑，一聋三分痴。但马兰花既不哑，更不痴。失聪却不再失明。马兰花不仅嘴巴会说话，而且眼睛更像是能说话，精得很。与男人小声慢语不同，马兰花的嗓门特别大。一说话像扔炸弹，或者打雷，咯吧吧的。马兰花自己耳聋，把别人都当成聋子，怕人听不见，嗓音就又高又尖。大概因为别人跟她说话时都没有好声气，非得大声说话她才能听得见，所以她也学着别人大声说话。遇上马兰花这样的听者，什么事情传到她耳朵里，什么秘密没有。她还没听清楚，天下人都知道了。因此，在她那里早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跟她这种人交流，即使是女人扎堆，也没法家长里短地谈细闲，只能粗声大气、恶言恶语地对待她。因此，马兰花经常因为别人对她恶言恶语伤心落泪。马兰花精，精在眼睛上。一看她那双眼睛就知道了。别人说话，可以不拿眼睛看人，通过语音语调，照样表达意思和情感。马兰花与人交流，嘴眼并用。她眼睛直直地看着别人的嘴巴，从别人说话翕动万变的嘴巴上捕捉到说些什么，因此有时会拾巧捡漏，半天听清别人小声说话便会插话。当然十有八九驴唇不对马嘴。偶尔也有出乎意料的精准，甚至回答给人茅塞顿开的感觉，闹得别人对她刮目相看，怀疑她这么一个外来户婆娘是不是装聋作哑，即使不是装聋作哑，也是后天才耳聋的。再有飞短流长就背着马兰花，防止她拾了巧去。这是后话。

这家人是怎么配的？石圩人充满好奇。

再看牛得草家里摆设，真奇怪，社员家当门不是一个泥柜家堂，就是挂

一幅陈旧的年画，牛得草家当门却是一个泥货架，一格一格的，四方四正，有的摆上了货物，有的格子还空空的。货架前面是一个半人高的泥柜台，呈角尺形，还没干透哩，里面可容两三个人站立。当时，牛得草一家正忙着摆放货物，准备尽快开张，服务好石圩社员，当然也为了赶紧挣钱糊嘴。面对络绎不绝拥进屋的访客，他们不得不停下摆放货物，全力以赴接待庄邻。石圩人哪天见过如此家庭陈设，只在石集公社的供销社和商业合作社里见过牛得草家的东西，更没有走进柜台亲手触摸把玩过那些东西。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哪怕一盒火柴一尺布头都要凭票购买。石圩人在牛得草家开眼的同时，更多的是眼馋。那些针头线脑不禁勾起人的占有欲，便有人起了贼心，眼看着牛得草，手脚却有了小动作。牛得草当然知道一样粮食吃出百样人来，当然知道人心隔肚皮，在潮水般涌进参观的人群中动员全家热情接待的同时，他却牢牢占据柜台内的有利地形，每时每刻都没忘用他那只独眼警惕地观察着来访者的手脚，还不时示意马兰花、牛大山甚至五岁的牛青山照应着点儿。他陪着笑脸招呼未来的乡亲们。他给成年男人发支烟，给妇女们发个发网，给孩子发块糖，小小的一点心意，表达对大家的欢迎。牛得草有数，这种开张时的投入是需要的，但不能太大。他既讨好又拉生意地告诉石圩人：“今后大家需要针头线脑的就到俺家来买，用不着跑石集去了。”

石圩看热闹的人中不能说藏龙卧虎，起码有人明白牛得草在做广告，因此并不理会牛得草的好心。一个看上去邋邋遢遢的年轻人接茬说：“噢，你是来挣咱石圩人的钱的啊！”牛得草理直气壮地说：“是啊，做生意就是要挣钱的。不挣钱俺一家喝西北风去？俺这些货物也是拿钱买来的，不是大水淌来的。”那个年轻人思想挺先进，小声嘀咕一句：“剥削！”大概石圩人都知道他爱钻牛角尖，脑子里整天有奇奇怪怪的新词往外冒，都不爱搭理他。一个瘦得像棵“豆芽”的男子猛吸着牛得草给他的香烟，呛着了，猛烈咳嗽的同时大声问：“不跑石集到你家买，方便是方便了，你给赊账吗？”牛得草犹豫了一下，回答这个后来知道外号就叫“豆芽”的男子说：“实在没有现钱，也可以赊账，拿粮食抵账也可以啊！”“豆芽”得了便宜似的，伸舌缩颈地冲着身边人做了个鬼脸。

一个梳着大背头、浓眉大眼、方脸直鼻、大嘴巴的中年人一直站在门边

瞅着牛得草，无论别人怎么动手动脚，说三道四，他就是不作声。牛得草早就注意到他了，并且凭他的江湖经验判断，此人脸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保养得那么好，肯定是个干部。牛得草就不时拿独眼瞥他，拿话引他。但他都一言不发。牛得草给他发烟时，他往耳朵上一别，不抽。“豆芽”问完话以后，那人逮住插话的空当问：“我听着你们一家四口人怎么不是一个口音呢？”牛得草顿时红着脸反问：“是吗？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呀！”那个中年人自信地摇着头说：“不一样。你说话跟鸟语似的，我们听不懂。哎，我问你，你贵姓呀？”牛得草一愣，对自己的判断有了动摇，如果此人是干部，那么他牛得草把代销店开到石圩来，此人应当知道呀，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明知故问呢？牛得草有点蹊跷，但没往心里去，就指着站在人群里的马兰花说：“免贵姓牛，当牛做马的牛。她姓马，当牛做马的马。”那人一听，便兴奋地说：“哈哈，牛马不如！”人群里一阵大笑。牛得草又从人头上扔了一支烟给那个中年人，中年人双手在空中接住，把那支烟又别在另一只耳朵上。牛得草感觉来而无往非礼也，就问：“请问你贵姓？”那中年人说：“这个还用问。石圩全姓石，除了你一家姓牛。”旁边有人小声出卖了那个中年人，“他叫石大龙，石圩生产队会计。”牛得草一听说是会计，赶紧走出柜台，伸手去拉石大龙到柜台里面去坐。石大龙夹腿拖腚不走。恭敬不如从命。牛得草说了句“请多关照”，然后退回到柜台里。

牛得草当时还不叫牛倭子，在搬到石圩之前在乱庄开代销店时也不叫牛倭子，牛倭子就是石大龙开始一口一声地喊起来的。牛得草当时对石大龙报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石大龙谦虚地请教牛得草许多问题，比如，代销店是不是石集商业合作社的分支机构，代销店里卖的货物是不是跟石集商业合作社里的货物同一样价格，既然同一样价格那么你一家不喝西北风又靠什么养活，等等等，都是石圩人最好奇的问题。但是，石大龙又不记得牛得草真实姓名，中途也问了牛得草几次，“噢，你叫什么名字的？”却都因为牛得草的口音听不清而忘记，根本没有“牛倭子”三个字好听好记。于是，石大龙就“牛倭子”“牛倭子”地喊开了。牛得草本人也在经过很短时间的讨厌后便很快地接受了“牛倭子”这个称谓。石大龙带着看热闹的社员们向牛倭子提问，很快就形成了牛倭子对阵七嘴八舌的局面。前面几个问题，牛倭子回答

得非常利落，至于货物跟石集商业合作社同一个价格却还能养活一家人，牛倭子回答得就含糊不清了。石大龙踩住他的尾巴不放，偏要弄明白牛倭子一家不挣工分不干活，单靠牛倭子一个人那点统购统销粮怎么不喝西北风的。牛倭子咧嘴笑笑：“这是商业秘密。”那个邋邋遢遢的年轻人大声断言：“就是剥削！”幸亏没人睬他。不过，牛倭子难堪的还不是石大龙对他的怀疑，而是石圩人对他的模仿。现场挺有意思，看他瞎了一只眼，有人就模仿他也闭上一只眼。听他卷起舌头说话，有人也模仿他卷起舌头说话。而模仿者往往又像初学英语的农家孩子，嘴衔骚猪卵子一样嗡嗡乱说一通，结果驴唇不对马嘴，弄得牛倭子都听不懂对方说了什么。不过，牛倭子从此失去了他的真实名字，变成一个“牛倭子”。大半辈子弄丢了自己的姓名，挣到一个诨名，难得。本书对牛得草的称谓从此也就不得不改为牛倭子了。

3

牛倭子从石大龙不冷不热、阴阳怪气的态度中感受到一种恐惧。因为他搬到石圩来开代销店，是挑着货郎担找到队长石大虎的，与会计石大龙没有打过照面。石大虎看上去霸道，而石大龙看上去似乎有点阴毒。霸道可以成事，阴毒就只能坏事。霸道的人属驴的，阴毒的人属蛇的。石大龙硬是给牛倭子起了个“牛倭子”的诨名，并且很快就在石圩约定俗成了，可见他非常厉害。牛倭子是在江湖上跑的，一直想做老好人。石大虎石大龙，一个队长，一个会计，半斤八两，两头都不能得罪。也许事事并非如愿，但牛倭子总想过上自己安分守己的日子。因此，牛倭子决定找个机会回访石大龙。

石大龙家住在庄圩的西圩门里，牛倭子家住在西圩门外，中间隔着一条圩沟，圩沟上有一坝子可以顺畅通过。会计必须识字，而且会打算盘。石大龙是石圩为数不多的识字且会打算盘的人。石集公社往石圩送报送信的人只把报纸和信送到他家去，就不再往一家一家送了。石大龙家其实挺仁义，发现哪家来信，支派石小天石小虎两个儿子跑腿送去。更重要的是，石大龙经常代人写信。牛倭子相信远亲不如近邻，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要想在石圩站稳脚跟，搞好关系至关重要。按理，牛倭子与石大龙两家只隔着一条浅浅

的圩沟，站在门口就能搭上话，互相走动也不过几分钟，用不着礼节性的回访，当时石大龙到牛侬子家拜访时不也是非正式的吗？但是，牛侬子感觉第一次接待石大龙有点怠慢了，因此，牛侬子决定要正式回访石大龙一次，并且作了周密的安排。

傍晚，牛侬子从柜台里称了一斤碱粉和一斤红糖，用油纸包成棱角分明、一头大一头小的两包。再把两包叠在一起，扯出纸绳来，一头咬在嘴里，一头捏在手里，麻利地三绕两绕，把两个纸包打成一个结实的礼包。结出一个扣来套在食指上。又抓了两把糖块放在口袋里。他一手牵着牛青山，带上马兰花和大山，身后还跟着秃尾巴黄狗，踏着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陌生的路上去回访石大龙。这里先插一句，牛侬子精心准备的两包礼品算是一份大礼，一般社员家里一年也吃不上一斤碱粉一斤红糖，孩子一年等不到父母从石集买回两三块糖块，可见牛侬子对石大龙的重视。不仅送一份大礼，而且携全家登门拜访，与石大龙看热闹拜访牛侬子相比，牛侬子的回访隆重而又实惠。

牛侬子全家还没到石大龙家就迎来他家一条黑狗的热烈欢迎。发自胸腔的狂吠在夜空里传得很远，而且带来空旷而悠远的回声。那条黑狗融入黑夜，只有两只眼睛贼亮，不像是一条狗，倒像是整个黑夜闪着两个光点。牛侬子家的秃尾巴黄狗大概知道侵占了同类的地盘，吓得屁都没敢放出一声，就灰溜溜地弃主溜掉了。石大龙家传来呵斥黑狗的声音。那条黑狗很懂事，训练有素，而且很懂礼貌，发现牛侬子一家慢慢走进院子时居然在锅屋射出的灯光里摇头摆尾表示欢迎。看来它狂吠的原因不是牛侬子送礼，而是秃尾巴黄狗入侵。但它把牛大山与牛青山早就吓得紧紧抓住牛侬子和马兰花的衣襟。

不巧，牛侬子不瞅眼色，拜访石大龙不是时候。此时，石大虎正在石大龙家锅屋里坐着议事哩！石大龙一家正在吃饭，客气地让了石大虎一句。石大虎说了一句“吃过了”，就接过石大龙女人朱艳丽从屁股下面抽出的三条腿小板凳倚门坐下了。石大龙本来想赶紧推开碗去堂屋跟石大虎议事的，石大虎却坚持就在锅屋里说说就算。平时遇上需要商量的事情，石大虎一般都把石大龙叫到他家里去商议，偶尔也会在吹哨子喊上工时顺道到石大龙家商

议。但石大虎轻易不会屈驾迁就石大龙。按理，队长会计，似乎平起平坐。而且一脉相承，一个坟头烧纸，一笔写不出两个石字。但树大分枝，路多分岔，他们分别属于两个房头的人，代表着各房头的利益。因此，尿不到一个壶里，正常。尿到一个壶里，不正常。本来，队长会计议事，无论队长到会计家，还是会计到队长家，两家家人都享受生产队领导班子待遇，列席会议，用不着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好在除了队长石大虎老婆有时会干政，其他人都只把队长会计说的那些事情当耳旁风。因此，石大虎并不打算回避会计的家人。他说：“大龙，牛倭子落户石圩几天了，你对这户人家有什么想法？”石大龙阴阳怪气地说：“牛倭子是你接受下来的，我能对这家人有什么想法！”石大虎喝水呛住似的说：“啧，不错，是我接受这户人家的，当时是想有个代销店，方便社员买东西，用不着十天四个集日地往石集去跑，既省时又省力。可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这家人四张嘴，牛倭子吃着统销粮，不要石圩负担。还有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给不给他们分粮食？”石大龙说：“人家户口迁过来了，就应当分给人家粮食。”石大虎说：“我想也是这个理。但不能白白分给他们粮食，他们要么干活拿工分，凭工分分粮食，要么拿钱来买粮食。”石大龙说：“有劳有得，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当然要让他们干活啰！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大虎，你看这家人，难道你不有点奇怪吗？长相，砂礅砸癞蛤蟆——对色了；口音，四人三个腔调；怎么配起来的？”石大虎警惕起来，“你是说他们来路不明？”

就在这时，牛倭子在门外喊了声：“石会计在家吗？”没听到答话，却一眼看到队长石大虎在门里倚着门框脸向里面坐着，他赶紧把礼包背在身后，向后退到暗处。石大虎转脸向外瞅了一眼，似乎看见了牛倭子，似乎又什么没看见，但他赶紧站起来走出石大龙家锅屋，这才看到牛倭子一家高高矮矮戳在门口黑夜里，说了句：“哟，牛倭子赶集来了！”然后又对跟着出门的石大龙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在黑夜里了。牛倭子不知是走进石大龙家锅屋，还是走进他家黑洞洞的堂屋，只好选择继续站在院子里。送走石大虎回来的石大龙把他引进了堂屋，擦根火柴，找到遍身油腻的马灯点亮，拎到当门的家堂上放着，满屋便在昏黄的灯光下了。牛倭子把两包大礼放在马灯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块塞给跟进来的石小虎，又掏出一把糖块塞给石小虎身

后的小梅子。石小虎双手捧住，结果掉下两块，弯腰去捡，手里又掉下几块，最后大部分撒在了地上。有两块滚到牛青山脚边，牛青山弯腰想捡，被牛大山从身后戳了一下，便没敢去捡。平时家里开着代销店，但牛青山并不能随便乱拿胡吃柜台里的东西。牛侉子盘点得非常清楚，哪里少个什么，什么东西挪了位置，他都一清二楚。少了东西他就造反，偷吃了东西他更要兴师问罪，因为他说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人就怕坏在嘴上。牛侉子对外人却大方，一下就抓一大把的糖块给石小虎和小梅子，不怪牛青山直咽口水，想顺手牵羊跟着石小虎揩油。石大龙知道牛侉子花了血本，不好意思，伸手从地上捡了几块糖块塞给青山与大山。石小虎蹿上去从青山手里一把抢了过去。青山委屈，撇嘴要哭。自家的糖转眼就成石小虎的了。牛青山不能理解。马兰花哄他：“俺们回家吃糖。”

石大龙轻轻打了自己儿子一巴掌，然后满脸笑着问牛侉子：“有事吗？”牛侉子说：“没事。就是单独来看看你。今后俺在石圩开代销店，免不掉会麻烦你，有什么不到之处，还请石会计多多原谅。”石大龙说：“牛侉子你客气了。刚才队长来跟我谈起你家的事情。你是他答应到石圩来开店的。按理不应当打你家的主意。我说你是公家人，不拿队里工分，当然也就不分队里粮食。但队长说你是公家人，你老婆和孩子可不是公家人，还应当参加队里劳动。”牛侉子明白石大龙是要情讨好，就随弯就圆地说：“俺同意老婆孩子参加队里劳动。”石大龙没落到人情，呛住了似的，好久没说话。很快，大男人说话，女人插不上嘴，马兰花在一旁就跟朱艳丽拉起了家常。朱艳丽当时还不知道马兰花耳聋，说话轻声慢语的，不料，马兰花答得驴唇不对马嘴。牛侉子在一旁提醒说：“她耳聋，你说话大声点。”朱艳丽居然也不怎么想说话了。牛大山和石大龙的大儿子石小天差不多大，石小天早出晚归在石集街上读初一，正趴在桌子上做作业，牛大山就蹲在一旁歪头看着他写字，看得直流口水，仿佛看着别人在吃红烧肉。牛青山跟石小虎同岁，但看上去比石小虎矮一截，个头跟小梅子差不多。他还生着石小虎的气哩，就跟小梅子叠糖纸玩。石小虎嚼着糖块，把一张糖纸往牛青山脸上贴。牛青山撕下来再往石小虎脸上贴。石小虎就不给贴，一拳把牛青山捣坐在地上。牛青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正巧给牛侉子和石大龙的尴尬解了围，牛侉子赶紧拉过牛

青山说：“人家没碰你没打你，你嚎什么？”转身向石大龙告辞。

4

“呜——，呜——，呜——”，石大虎在石圩东头吹响了下地干活的哨子。寂静的石圩上空仿佛拉响了警报。社员们听到哨声像烈日当空听到刺耳的知了叫声。

五岁的牛青山第一次听到哨子声，却浑身一激灵，两只招风耳朵居然动了动，两只小眼睛到处张望，寻找哨子声源。他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或者说他以前听到过这种声音，却从来没有如此在乎这种声音。在他生长的洪泽湖畔乡村，即使在他刚出生的乱庄，也不缺乏队长吹哨子的声音。但是，在牛侉子拨浪鼓声中成长的他突然对石大虎的哨声相当敏感，相当兴奋。他根本不知道哨声是支配人们财富和劳动的权力象征，还以为是来了什么好看好听的把戏哩！他神经质般地咯噔咯噔跑出门，迎着石大虎一声接一声的哨音向圩里跑去。石大虎吹一声哨子，就跟着喊一声：“都到西湖栽春山芋喽——”但牛青山却只听到哨声，没听到上工的喊声。即使听到了也没有人脑。青山毕竟还是个孩子，只不过他是一个比他父母五官都更健全的孩子。

落户石圩后，牛青山就再也没有坐在大大牛侉子的货郎担里听着拨浪鼓声走村串户了。牛侉子打算只做坐贾，不做行商。虽说代销店不过是小本买卖，但根据他的乐观估计，盈利也足够一家开销的。再说，搬到石圩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人过五十万事休。他还能想有多大的抱负和能耐？因此，他把货郎担收了起来，把拨浪鼓挂在墙上。而事实上，牛青山渐渐长大，也早已不愿再坐在大大的货郎担里，给针头线脑当配伍，而是想到石圩的庄圩里找伴大的孩子们一起玩了。他很贪玩。在他的家里，老老小小，人人都比他年长。说话做事，他一点也理解不了。他必须找自己伴大的孩子玩耍。

牛青山迎着队长石大虎的哨声撒腿跑进圩里，却迎面碰到了石小虎。难怪，石小虎门前的圩埂是青山的必经之路。当时石小虎正在与几个孩子捉迷藏，抬眼看到青山跑过，便金刚一般拦住了青山的去路。牛青山有点发怵，躲过石小虎凶狠的目光，试着绕开石小虎。但石小虎却像逮羊似的始终拦住

他。他不熟悉石小虎。但那天跟着大大妈妈去会计家时的印象还很深，因此青山对石小虎印象不好。面前又开双腿拦住他的石小虎曾吃了他家的糖块，没想到他一个鹌鹑吃香了嘴，之所以拦路，就是因为青山家里有他非常想要的东西。他逼着青山：“回家拿糖给我吃。”

青山小小年纪，脾气却犟，而且肯动脑筋，梗着脖子问：“为什么？”

石小虎一怔，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头，学了一句：“为什么？”似乎对自己的行为从未想过为什么，然后攥紧了拳头冲着青山说：“我想吃了。”

青山理直气壮向他伸出小手说：“要吃，行，拿钱来！”

石小虎突然双手掐在腰眼里，学着电影《小兵张嘎》上的台词说了句：“嘿，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然后捋胳膊撸腿上前一把薅住青山的头发，向前一薅。

青山一头栽到他的腿裆下面，跌个嘴啃泥。但转眼又一骨碌爬起来，像一头红了眼的小公牛，长着一副铜头铁脑袋似的，一头撞向石小虎心口窝。石小虎身手敏捷，向旁边一闪。青山一头撞空，直冲路边一棵槐树撞去，嗡，头上一懵，起了一个大包。青山恼羞成怒，双手抱头，一屁股坐在地上，搓腿攢脚地大哭起来。

两个小孩打架这一幕让吹哨子喊上工的石大虎全程看在眼里。石大虎上前吼住石小虎：“小虎，你干吗欺负人家！”

石小虎说：“他伸手要我给钱，不揍他他不老实！”

青山听到石小虎一面之辞，气得抓起地上一把泥土撒向石小虎。正好逆风，泥土没迷住石小虎眼睛，却让风刮回来迷住他自己的眼睛。他边揉眼睛边辩解：“他胡说！他要俺回家偷糖给他吃，俺才问他要钱的。他不给，还揍俺！”

石大虎一听就笑了，本来他想教训教训石小虎的，因为他看到这孩子就来气。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大名叫石大虎，小名叫小虎子，而这孩子却也叫石小虎。听上去像兄弟俩。提起这名字石大虎就恼火。他和石大龙平辈，但代表两房头利益。前面说过，一场匪患，石圩五个房头只留下三个房头。三个房头本来是一个奶头吊大、一个坟头烧纸的。后来树大分枝，渐行渐远，隔阂越积越深，以至于争权夺利争得头破血流。三个房头里只有石大